八編類纂

以文帝朝猶十年不調貲以無甚高論蓋史風朴已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五

左編

臣類　名臣

漢張釋之　刑賦

張釋之堵陽人也字季與兄仲同居以貲爲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

之爲僕射從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左右
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旁代尉口對嚮應無窮者文
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
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
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
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
不能出口豈斅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
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
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
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

年十年不調耳

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實言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外臨廁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

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既出見乘輿車騎卽走耳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

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當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

可買此幾

猶仍奏

當時公卿[illegible]

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黄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韈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

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以老病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唐徐有功

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為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揣識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鉤、建掩捕、護送、楚掠、疑慘、又汗引天下豪傑、馳使者、即按一切、以反論、吏爭以

周內窮詆相高侯輒勸以官賞於是以急變相告言
者無慮日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
爭益牢時博州刺史琅琊王冲責息錢於貴鄉遣家
奴督歛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還會冲坐
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冲謀后令俊臣鞫治以反狀
聞有司議餘慶更永昌赦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
餘慶爲冲督償通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殊死籍
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巳伏
誅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殲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首
尋赦文巳伏誅則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

武后亦爲此

黨令以支爲首是以生人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
而復殺不如勿生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廼貞是也
既已伏誅餘慶方今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遂免死
當此時左右及衛杖在廷陛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
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戳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敬
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請籍其家詔已報
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無斬法則
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滅詔從之皆以
更赦免累轉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
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

殺我今以恩止殺就羣公丐知古無賜以再生可乎俊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爲人誣搆有功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劾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爲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廚者勢固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灑然相賀又上疏曰天下員有定比還者月多選曹委囑公行毀謗滿路唐季入多逆節鞫訊結繼刑慘獄嚴革命歲久

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搆理而刻薄吏驅扇成姦
雖朝堂進表列匭內牒叫閽弗聽叩鼓弗聞使申其
冤正增其枉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斷舉
法深詆三司理匭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許臣按
驗劾發奪祿貶爵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竇
孝諶妻龐為其奴怖以妖祟教以夜解因告以厭詛
給事中薛季昶鞫之龐當死子希瑊訟冤有功明其
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
以告有功曰豈獨吾死而諸人常不死耶安步去后
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人臣小過。

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罷得減死有功免爲民起拜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仇矣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開元初竇希瑊等請以巳官讓有功子倫以報舊德初鹿城主簿潘好禮慕有功爲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

已有功居華命之除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瀕殆者數矣此其賢于釋之明甚

魏李悝平糴

李悝謂文侯曰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故雖遇

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强

漢耿壽昌常平倉

耿壽昌宣帝時為大司農宣帝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壽昌以善為筭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國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

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廼出夫陰陽之感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廼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隋長孫平義倉

長孫平開皇五年奏立義倉法令諸州百姓及軍人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熟當社造倉窖

貯之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谷賑給

唐戴冑

戴冑字玄胤相州安陽人爲越王侗給事郎王世充謀篡冑說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擬伊周以孝天下世充詭曰善俄賜九錫冑又切諫不納出爲鄭州長史使與王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之引爲府士曹參軍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冑清直其人哉即日命冑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無

忌贖、胄曰、校尉無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齊飲食舟船雖誤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可獨死。繇是與校尉皆免時選者盛集有詭資廕胄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偽者事洩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令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邪、胄曰、陛下登時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胄曰法者

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寘於法此恐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為陛下惜之。遷尚書左丞矜其貧特詔賜錢十萬會僕射蕭瑀免封德彝卒帝謂胄曰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卿宜副朕舉帝將修復洛陽宮胄上疏諫曰比關中河外置軍團彊丈夫富室悉為兵九成之役又興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損業籍軍者督戎伏課役者責糧齎竭貲經紀猶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瀕河南北田正洿下年之有亡

立法不終
有古如此

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自帑藏虛矣今宮殿足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憚而據自生勞擾邪帝覽奏罷役冑奏已即削藁故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冑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槩所激耳先是每歲水旱皆以正倉出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冑上言喪亂以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有災凶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曰社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自王公以下爰及眾庶計所墾田稼

穡墳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爲義倉太宗從其議七年卒帝爲舉哀諡曰忠以第舍陋不容祭詔有司爲立廟

唐劉晏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年七歲舉神童爲京兆尹戶部侍郎判度支時顏真卿以文學正直出爲利州刺史晏舉真卿自代爲戶部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如故時新承兵戈京師米價斗至一千宮厨無兼時之積禁軍乏

題目　作丹　見得破

食鐵縣百姓乃授穗以供之晏受命後以轉運爲已任凡所經歷盡得究其利病之由然畏爲人牽制乃以書遣宰相元載曰浮于淮泗達于汴入于河西循底柱硤石少華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長樂此安社稷之奇策也晏賓于東朝猶有官謗相公終始故舊不信流言賈誼復召宣室弘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驅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迹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黄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故事飾像河廟凛然如生涉滎郊浚澤遥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潭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輔

汲汲只緣兵糧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强天子無側席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膽三河流離者於茲請命相公匡戴明主爲富人侯此今之切務不可失也使僕滌洗瑕穢率聲愚懦當憑經義請護河隄宜勤在官不辭水死然運之利病各有四焉晏自尹京入計爲相共五年矣京師三輔百姓唯苦稅畆傷多若使江湖米來每年三二十萬即頓減徭賦歌儛皇澤其利一也東都殘毀百無一存若米運流通則饑人皆附村落邑廛從此滋

多命之日引海陵之倉以食鞏洛是計必得者其利二也諸將有在邊者諸戎有侵敗王略者或聞三江五湖貢輸紅粒雲帆桂楫輸納帝鄉軍志曰先聲後實可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舟車既通商賈來往百貨雜集航海梯山神聖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盛其利四也所可疑者函陝凋殘東州尤甚過宜楊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煙爨蕭條悽慘獸遊鬼哭牛必羸角輿必說輹棧車免漕亦不易求今於無人之境興此勞人之運固難就矣其病一也河汴有初不修則毀澱故每年正月

先說病妙

發近縣丁男塞長茭決沮淤清明桃花巳後逹水自然安流陽侯宓妃不復太息頃因寇難總不掏拓澤減木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泗於濘千里旋上罔水行舟其病二也東垣底杜澠池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里戍卒久絕縣吏空拳奪攘姦宄窟宄囊橐夾河為藪豺狼閶閶舟行所經寇亦能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臨蒲坂亘三十里屯戍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賤卒儀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無挾纊輓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其病四也惟小子畢其慮奔走之惟中書詳其利病裁成

之晏累年以來事欽名毀聖慈[illegible]育特賜生全月餘家居遽卽臨遣恩榮感切思殞百身見一水不通願荷鍤而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祈報明主册誠未克漕引多虞屛營中流淹泣獻狀載方内擅朝權旣得書卽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酇侯也歲凡致四十萬解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十二年奉詔訊鞫宰臣元載晏以載居任樹黨布于天下不敢專斷請他官共事更勅李涵常袞杜亞等同推載皆欵伏初晏承旨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王縉亦處極法晏謂涵等曰重刑再覆國之常典況誅大臣得不覆奏又法有首從二人同刑亦宜重取進止涵等從命及晏等覆奏代宗乃減縉罪從輕縉之生晏之力也初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愼簡臺閣士專之時經費不充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且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稟入奉之然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晏殁二十年而韓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皆晏所辟用有名於是晏既被誣而舊史推明其功陳

諫以爲管蕭之亞

宋陳恕

陳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知大名府時契丹内寇受詔增浚城隍其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擒府中大豪一人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恕賓佐競前請救大豪叩頭流血請翌日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徇民皆恐慄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會契丹引去還河北東路營田制置使太宗諭以農戰之旨恕對曰古者兵出於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士皆以募致衣食仰給縣官若使之冬持兵禦寇春執耒服

田萬一生變悔無及矣太宗曰卿第行朕思之恕行數月果有詔止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已營田之議遂寢入拜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淳化四年太宗從魏羽段惟一之請分三司爲十道置左右計使以魏羽董儼分主之召恕爲充總計使判左右計事左右計使分判十道事凡議論計度並令恕等參預恕以官司分隸政令互出難以經久極言其非便歲餘果罷復以恕爲鹽鐵使至道二年欲併三司命官總判其勾院磨勘理欠憑由支收行帳提點等司令恕條列其

事以聞恕奏曰伏以封域寖廣財穀繁多三司之中
簿牒塡委朝廷設法督責尤嚴官吏救過不暇若爲
三部各設主司擇才非難辦事亦易事辦過鮮不撓
上心此亦一時之良策也其勾院磨勘兩司出於舊
制關防之要莫加於此理欠憑由二司雖非舊設自
理欠失序憑由散落故設二司專令典掌綱目咸具
制置有倫逋欠無失理之名憑由鮮流散之弊實亦
要切不可廢除若兩司併委一官方及判官一員之
事其主轄支收司先因從京支度財貨轉輸外地此
除彼附照驗稽滯若京城得賢主吏使居此司專行

檢轄凡支撥官物便給除破文憑却於所司置簿記錄催到收附文記即乃勾銷簿書取捷之門亦爲允當其行帳司近日權置了絕舊帳帳目告盡司額自除從默計是中旨特置提振三司廢怠之事固非有司敢得擬議也詔三司都憑由理欠司宜令爲一處命官兼判應諸道逋負官物令三司逐部理約理欠司但總其所逋之數料督之餘悉從恕奏恕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詬讓恕斂板吸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進懇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太宗以其忠多從之遷禮部侍郎

眞宗即位加戶部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進眞宗嘉之知貢舉恕自以洪人避嫌凡江南貢士悉被黜退又援貢舉非其人之條故所取甚少而所取以王曾爲首及廷試糊名考校曾復得甲科時議稱之寇準罷樞密使恕即薦以自代遂以準爲三司使準即檢尋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類以爲冊及以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爲三司使始改茶法恕之規模漸革矣

宋趙開

趙開普州安居人登進士第權辟雍正用舉者改秩即盡室如京師買田尉氏與四方賢俊游因詷知天下利病所當罷行者如是七年慨然有通變捄弊志宣和七年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認額綱布十萬疋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脚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料等實數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寅寄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

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併廢以還漕司。則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矣。因指陳摧茶買馬五害。大略謂黎州買馬。嘉祐歲額纔二千一百餘。自置司摧茶歲額四千。且獲馬兵踰千人。猶不足用。多費衣糧。爲一害。嘉祐以銀絹搏馬。價皆有定。今長吏旁緣爲姦。不時歸貨。以空劵給夷人。使待資次。夷人怨恨。必生邊患。爲二害。初置司榷茶。借本錢於轉運司五十二萬緡。於常平司二千萬緡。自熙寧至今歲六十年。舊所借不償一文。而歲借乃準初數。爲三害。摧茶之初。預俵茶戶本錢。尋於數外更增和買。或遂

抑預俵錢充和買茶戶坐是破產而官買歲增茶日濫雜官茶既不堪食則私販公行刑不能禁爲四害承平昔蜀茶之入秦者十幾八九猶患難售今關隴悉遭焚蕩仍拘舊額竟何所用茶兵官吏坐靡衣糧未免科配州縣爲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榷茶仍令轉運司買馬卽五害並去而邊患不生如謂榷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舊制買馬及三千匹者轉一官比但以所買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者開

奏請推賞必以馬到京實收數爲格或死於道黜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素知開善理財即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已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使賣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麯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

妙用

米輸宣手并頭子雜用等廿五其數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初錢引兩料同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爲眞矣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若有餘吳玠爲四川宣撫制

使專治戰守於財計盈虛未嘗問惟一切以軍期趣
辦與開異趣玠數以餉饋不繼訴于朝開亦自劾老
憊乞去朝廷未許廼特置四川安撫制置大使之名
命席益爲之益前執政詔位宣撫司上朝論恐未安
仍詔張浚視師荊襄川陝六年罷綿州宣撫司玠仍
以宣撫治兵事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則委開拘收尋
除開徽猷閣待制加玠兩鎮節鉞復降旨都轉運使
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銜成都潼州兩路漕臣與都
轉運使坐應副軍支錢物愆期各貶二秩朝廷故抑
揚之使之交解間隙趣辦餉饋也而開復與席益不

和

漢文翁　循良

文翁廬江舒人也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敎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陳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

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漢龔遂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

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即位二十七月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惟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内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

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迺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迺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

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訟獄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

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漢黃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為河南太守丞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為丞處議當於法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尚嚴酷以為

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即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踰冬積三歲迺出勝出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

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
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
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
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
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
之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
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
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耗
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
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

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是時鳳皇神爵
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
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
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
股肱良哉五鳳三年代邴吉爲丞相霸材長於治民
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邴魏于定國功名
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
爲神爵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
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
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

孝子弟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舉而不如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竝行僞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

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覇甚慙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覇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覇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寃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

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以霸爲首爲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謚曰定侯

漢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父義爲燕郎中剌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强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

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强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改更之敎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尊用其敎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

壽居潁川蜀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好古教化所
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置正五長
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仟佰有非常吏輒聞
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
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
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
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
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
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勑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
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

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代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

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爲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蕭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

前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寃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奉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東漢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

孔光光稱爲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爲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初

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王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爲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即位求休勳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擢龔勝子賜爲上谷太守

東漢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父某建武初爲武陵太

禮之如在
恭居中

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絶聲郡
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
與母弟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絶人問事學
士爭歸之太尉趙憙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
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病不仕郡數以
禮請謝不肯應母强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
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太傅趙憙聞
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
其議憙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
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年守令不能決

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
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勑令歸牛者
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
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
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
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
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
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
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
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

生恭便坐廷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尹以檄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産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政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

八編類纂

左編

臣類

漢張敞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惟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為

豫州刺史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大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内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祆祥變

恠不可勝計皆陰類寖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

天理人心之諭

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惟陛下省察上其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况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

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纂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華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

耳非惰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耆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毋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毋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

京兆尹治

職京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
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
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里閭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
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
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
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
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
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
鳴市無偷盜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
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

不矜細行

快心之言

可爲

刑戮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
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
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内夫婦之私
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
敞終不過郡守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
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
而敞獨奏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
敞劾奏當免不肯爲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
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
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

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
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
棄舜市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敞
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得
得自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爲庶
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
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兾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
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
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
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

請公車上書天子引見敞拜爲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轑中敞傅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

漢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敖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

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行出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東海大豪郯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埶變詐自解翁歸至論棄仲孫市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

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
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
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援於小弱急於豪強豪強有
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莝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
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
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
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
驕人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
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不異親疏近遠
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

天子待故吏乎此良不薄矣

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漢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

缿筩託名

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強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

妙用非人所測

偷失散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
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
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
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
京兆尹滿歲爲眞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
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
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
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
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
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辠立具即時伏辠廣漢

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

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

京兆政清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
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
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
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
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推破盧
罌斧斬其門關而去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
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
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強壯蠭氣見事
風生無所迴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
此敗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魏相宗婢有過自絞死）

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鞫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

漢尹賞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為頻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為鄭令永始元延閒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藏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

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迺
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讎
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
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刦行者死傷橫道枹鼓
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
賞至脩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
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
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
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
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

刧以為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輿出瘞寺門植東揭著其姓

北魏李崇

李崇字繼長頓丘人也文成后之姪孝文初為荊州刺史鎮上洛敕發秦陝二州兵送崇至理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孝文從之乃輕將數千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人即帖然邊戍畧得齊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荊州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

後斧燧之警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墻城不沒者二板而已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為亂崇皆擊滅之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

孝明踐祚褒賜衣馬及梁遣其游擊將軍趙祖悅據
西硤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
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泝淮而上規取壽春楊州諸
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
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霍以司馬田休等寇建
安崇遣將擊走之又命邊戍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
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詔遣鎮南將軍崔
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梁堰上流決淮東注
朝廷以諸將不相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
節度之崇遣將李神乘鬬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

克令攻硤石李神水軍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朝廷嘉之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梁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戍間編舟爲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板裝治四廂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船樓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栰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徵拜尚書令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斂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三百匹少者百餘唯長

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宋張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乙科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爲絹歲百萬匹詠援筆判吏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劒下堦斬其首

府自劾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詠此舉意深矣時張永德爲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詠封還詔書曰永德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權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既而果有營卒脅制其大校者上始寤詠言面加慰勞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王繼恩克招安使率兵討之命詠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詠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絶詠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鹽價素高而廪有餘積乃

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趣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此翁眞善幹國事者時益州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燕爲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詠於是悉擒招安司吏至庭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栗求活詠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曰雖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詠釋之繼恩卽日分兵鄉州不數日減城中兵半旣而諸軍請食馬芻粟詠命以錢給之繼恩訴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召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

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不即討芻粟民所輸令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懼即出城討賊詠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糧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詠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爲賊脅從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即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詠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詠行法詠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詠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僕化賊爲民不亦可乎詠度繼恩日橫以狀聞上命上官正爲招安使順之餘

黨詠撫安于内正擒討于外再閱月而兩川平生帥帳下寵卒恃勢嚇民暴取財物民有訴者其人縋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黨詾詾知其已投井故無他議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西川都廵檢使韓景祐爲所部廣武卒劉旰所逐掠懷安軍破漢州詠方會僚屬報至飲讌如故賊又掠邛蜀將趙益報者愈急詠復不問其夕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鋭不可擊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行至

方幷果遇賊一戰斬伊首餘黨盡來劉伊兵迴有以斬首級求賞者詠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耶此必戰後剪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破體垂帥令付營將理矣詠命悉舁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之也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詠召其屬謂曰近訛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為鄉

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遂戮于市即日帖然夜市如故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詠許其首身拘毋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詠斷云禁毋十日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詠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詠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讙或以告韓琦琦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詠一日見一卒抱一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批其

父詠見之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胥佮幼已如此
况其長成豈不爲亂遂殺之詠嘗以蜀地素狹游手
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
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
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
爲永制益不貢士幾二十年學校頽廢詠察郡人張
及李畋張逵者皆有學行爲鄉里所服遂延奬加禮
篤勉就舉後三人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
文風益振詠爭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爲
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板謂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風

俗篤孝義爲本也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詠既至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絕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起爲盜則其患深矣上以詠前治蜀威惠在人復以詠爲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民聞之鼓舞相慶知赤子久失父母而復來蘇我詠知民信已易嚴以寬景德元年東駕北征詠慮遠夷乘隙爲變欲出奇以勝之因取盜賊之尤無狀者磔死於市衆皆慴服詠在陳一日方食即報至詠且食且讀既而投案慟哭者久之復彈

指罵詈久之乃丁謂逐寇準也詠自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戸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汙謂聞之亦不害也詠卒於陳年七十謚忠定詠臨終奏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詠曰事君者廉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功不言己能可以事君矣謂李畋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凢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詠曰臨事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

果決三也又曰子異日爲政信及民然後教之言及
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
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先率其身一曰於行香
所宰相張齊賢呼參知政事溫仲舒爲鄉弟及他語
鄙甚公以非所宜言失大臣體遂彈奏之齊賢深以
爲恨後於上前短公曰張詠本無文凡有中奏皆婿
家王禹偁代爲之禹偁前在翰林作齊賢罷相麻詞
極其醜詆及再入中書禹偁亦再知制誥故兩欲中
傷之公聞自辯曰臣苦心文學縉紳莫不知齊賢以
臣假手於人是掩上之明誣臣以非罪也上曰卿平

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閱於龍圖閣
未竟賜坐上曰今日暑甚顧黃門於御几取常所執
紅銷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
上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初太平興國三年科
場試不陣成功賦蓋太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公賦
有包戎卧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
德自謂擅場欲奪大魁有司以對偶顯失因黜之選
胡旦爲狀元公憤然毀裂儒服欲學道於陳希夷摶
趨豹林谷以弟子事之決無仕志希夷有風鑒一見
之謂曰子當爲貴公卿一生牢若譬猶人家張筵方

笙歌喧沸忽中庭火起坐客無奈惟賴子滅之然禍在後年此地非久憩之所乖崖堅乞入道陳曰子性度明黠安可學道果後二年及第於蘇易簡榜中希夷以詩遺之曰征吳入蜀是尋常喧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却應多謝腦邊瘡初不甚曉後果兩入蜀定王均李順之亂又急移餘杭剪左道僧紹倫妖蠱之判至則平定此征吳入蜀之驗也累乞閑地朝廷終不允因腦邊瘡乞金陵養疾方許之

宋沈括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以父任為沭陽主簿縣依沭水

治水

乃職方氏所書寖日泝沐者故跡漫爲汙澤括新其二坊䟽水爲百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

擢進士第編校昭文書籍爲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故事三歲郊丘之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于利壇下張幔距城數里爲園囿植采木刻鳥獸綿絡其間將事之夕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閱嚴警游幸登賞類非齋祠所宜乘輿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輩

南郊新式

括考禮沿革爲書曰南郊式即詔令點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神宗稱善遷太子

治曆

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販

法象圖器大抵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術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書古史雜用士人分方技科爲五役皆施用加吏館檢討淮南饑遣括察訪發常平錢粟疏溝瀆治廢田以救水患遷集賢校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挺爲憂又市易司患蜀鹽之不禁欲盡入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括侍帝側帝顧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

收視

收車

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大平車但可施於無
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尚
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
善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
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頷之明日二事俱寢
擢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自中允至是纔三月爲河
北路察訪使先是銀冶轉運司置官收其利括言近
寶則國貧其勢必然人衆則囊橐姦僞何以檢頊朝
廷歲遺契丹銀數千萬以其非北方所有故重而利
之昔日銀城縣銀坊城皆沒於彼使知其鑿山之利

則中國之幣益輕何賴歲餉鄰釁將自茲始矣時賦
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爲病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
騎戰猶中國之工彊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
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唯以挽彊定最而未必能貫
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爲法如是者三十一事詔皆可
之遼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
而後反帝遣括往聘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
彊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
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
禧議始屈賜括白金千兩使行至契丹庭契丹相楊

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問則顧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以應設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黃嵬括乃遂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純厖人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抄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嘗白事丞相府吳充問曰自免役令下民之詆訾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以爲不便者特士大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恤也獨微戶本無力

役而亦使出錢則爲可念若悉弛之使一無所預則善矣克表行之蔡確論括首鼠乖刺陰害司農法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屬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驩激執弓傳矢惟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拔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衞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衞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撤勑書矯制賜緡錢數萬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

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蕃漢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誓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殷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帥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因斬以徇數日帝使內侍來詰叛者具以對大將景思誼曲珍拔夏人磨崖葭蘆浮圖城括議築石堡以臨西夏而給事中徐禧來禧欲先城永樂詔禧護諸將往

築令括移府並塞以濟軍用已而禧敗沒括以夏人
西襲綏德先往救之不援永樂坐謫均州團練副使
居潤八年卒年六十五